

女性与叛逆的痴迷  
以林白和萨哈尔·穆吉小说为例  
المرأة وهاجس التمرد  
روايات لين باي وسحر الموجي أنموذجاً

Dr. Yosra Ibrahim Abdou  
Lecturer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Language  
Faculty of Al-Asun, Ain Shams University

د. يسرا إبراهيم عبده  
مدرس الأدب بقسم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كلية الألسن، جامعة عين شمس



## Women and the obsession with rebellion Lin Bai and Sahar El Mougy's novels as examples

### Abstract:

In the 1960s, a new wave of Sino-Egyptian feminist literature was launched, which was a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literature after World War II. Literature turned from a state of loss of meaning and silence to a state of rebellion agains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ursuit of freedom. The female writers of this rebellious literature tried to break away from the conventions and write about taboo topics to explore issues that had not been mentioned for many years eve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lourishing feminist movement. In the novels of Lin Bai and Sahar El Mougy, women's rebelliousness developed into an obsession.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contemporary Sino-Egyptian feminist rebellious litera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reasons, manifestatio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of women's obsession with rebellion in the novels of the two female writers, so as to reflect on the plight of contemporary Sino-Egyptian women.

**Keywords:** Sino-Egyptian feminist literature, Lin Bai; Sahar El Mougy, obsession with rebellion, women's plight

### المقدمة: المرأة وهاجس التمرد روايات لين باي وسحر الموجي أنموذجاً

#### الملخص:

في ستينيات القرن العشرين، ظهرت موجة جديدة من الأدب النسوي الصيني والمصري، والتي كانت بمثابة استجابة لتطور الأدب العالمي بعد الحرب العالمية الثانية. وانتقل الأدب من حالة فقدان المعنى والصمت إلى حالة التمرد على الثقافة التقليدية والسعي إلى الحرية، وقد حاولت الكاتبات في هذا التيار من الأدب المتمرد الخروج عن المألوف والكتابة عن مواضيع كانت محرمة؛ لاستكشاف قضايا لم يتم ذكرها لسنوات عديدة حتى خلال الفترة التي كانت فيها الحركة النسوية مزدهرة.

وفي روايات الكاتبة الصينية المعاصرة "لين باي" والكاتبة المصرية المعاصرة "سحر الموجي"، تطور تمرد المرأة تطوراً كبيراً حتى تحول إلى هاجس، أولاً من خلال تحليل الخلفية التاريخية والاجتماعية لأدب التمرد النسوي الصيني والمصري المعاصر، ثم بعد ذلك تحليل كيفية اختراق وإعادة بناء صورة المرأة المقهورة التي سيطرت على الأدب لفترة طويلة، يحاول هذا البحث مناقشة أسباب هاجس التمرد عند المرأة الصينية والمصرية وآلياته وعواقبه، وذلك من خلال روايات الكاتبتين: لين باي وسحر الموجي، وبالتالي التأمل العميق في أزمة المرأة الصينية والمصرية المعاصرة.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الأدب النسوي؛ لين باي؛ سحر الموجي؛ هاجس التمرد؛ أزمة المرأة

## 女性与叛逆的痴迷 以林白和萨哈尔·穆吉小说为例

### [摘要]:

20 世纪 60 年代，中埃女性主义文学掀起了一股新的浪潮，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文学发展的一种回应，文学从失去意义、沉默的状态转向了叛逆传统文化、追求自由的状态。这中叛逆文学的女作家试图摆脱常规，写禁忌话题，以探讨那些即使在女权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也多年未被提及的问题。在林白和萨哈尔·穆吉小说中，女性的叛逆性发展成一种痴迷。本人通过分析中埃当代女性主义叛逆文学的历史社会背景和受压迫形象的突破与重构，试论两位女作家小说中女性痴迷叛逆的原因、表现形式、机制及其结果，从而对当代中埃女性困境进行思考。

**[关键词]:** 中埃女性主义文学；林白；萨哈尔·穆吉；痴迷叛逆；女性困境

### 一、 中埃当代女性主义叛逆文学的历史社会背景

在本文研习之初，本人得对与本文密切关联的中埃当代女性主义叛逆文学的历史社会背景给出一个简单界定。该主题涵盖文学中性别再现的体现、社会历史背景的描绘、女性意识的唤醒与表达等多个层面。本人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 （一）文学中受压迫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主导地位的确立

中那埃的女性自古就是受边缘化，被剥夺了基本权利，被限制在不同心态、各种信仰、风俗、传统和规范的枷锁之中，其性别地位被当局所压制。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常反映现实生活。中埃文学作品里的女性形象，这和当时社会上女性的地位有着联系：被压迫的妇女形象，被征服并屈服在男性的权威之下，不可反抗，更不用说叛逆，更不用说捍卫自身最起码的权利。在长期的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地位较低，她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大多为“受压迫者”或者“牺牲者”。这种形象不只源自现实的压迫，还成了作家用来揭示社会不公的工具。如，鲁迅在《祝福》中的祥林嫂，这是封建礼教压迫妇女的典型。纳吉布·马哈福兹（نجيب محفوظ, Naguib

Mahfouz, 1911-2006) 是著名的《三部曲》的作者, 该作品以女性人物展现时代与家庭的变迁, 其中, 艾默的妻子艾米娜最为突出。她是典型的阿拉伯式贤妻与良母。作为妻子, 她恪守传统妇道, 对丈夫言听计从, 逆来顺受。作为母亲, 她对子女有慈爱之情, 宽胸襟关爱孩子, 《三部曲》以她深夜醒来等候丈夫归来开始, 以她中风病床昏迷不醒即将离去结尾。她是《三部曲》的核心人物, 维系这个家庭的力量, 也是埃及文学中牺牲和受压迫的女子形象的不朽典范。很多中埃作家塑造的受压迫女性角色, 能让读者产生同情, 还强化了“苦难即崇高”的文学美学。这种美学常使女性成为苦难的象征, 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 通过才情与敏感展现出柔弱且压抑的美。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里, 受压迫的妇女是社会矛盾的缩影。她的苦难, 不光是性别方面的问题, 还常是阶级、文化、制度方面的冲突之处。

比较明显的是, 上述体裁里写女性人物的作者均为男性作家, 这并不代表当时没中、埃女作家。相反, 中埃女性作家在那个时代挺出名的, 也挺有名的。自 19 年至今, 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发展已有之数。一百年来, 女性命运经历了巨大变革。而现代女性拿起笔自由书写这种行为, 也有着很深的革命性内涵。百年的女性文学史里, 有一大批重要的女作家, 像丁玲、萧红、张爱玲、张洁、铁凝、王安忆、林白、迟子建等, 她们不只是中国女性写作的代表, 而且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同样, 自 19 世纪初起, 不少女作家在现代埃及文学里留下深刻印象, 像娜白维亚·穆萨 (نبوية موسى, Nabawiyya Musa, 1886-1951)、拉蒂法·扎亚特 (لطيفة الزيات, Latifa al-Zayyat, 1923-1996)、艾莎·阿卜杜勒·拉赫曼 (عائشة عبد الرحمن, Aisha Abd al-Rahman, 1913-1998)、拉德瓦·阿舒尔 (رضوى عاشور, Radwa Ashou, 1946—2014)、纳娃勒·赛阿达维 (نوال السعداوي, Nawal El Saadawi, 1931-2021)、萨勒瓦·巴克尔 (سلوى بكر, Salwa Bakr, 1949—)、米拉勒·阿勒·塔哈维 (ميرال الطحاوي, Miral al-Tahawy, 1968—) 等。为何“受压迫女性”形象会占据主导地位? 主要具有下面的原因:

### 1. 性别视角的单一性

长期以来，男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塑造女性形象时往将其视为“他者”，并加以凝视与建构。在他们笔下的“受压迫妇女”，更多体现着男性对社会问题的批判，而非是对女性主体性的自我表达。

### 2. 女性作家的创作局限

即便在传统社会里，女性作家也常难以摆脱“受害”身份。女性写作的觉醒要是渐进的，早期女作家写作在男性话语框架里进行。

### 3. “苦难”更容易被接受与传播

文学市场与读者接受机制常更倾向于传播“苦难叙事”，有压迫的妇女形象容易唤起共情、引发讨论，也更易成为文学经典。

## （二）当代转向：受压迫形象的突破与重构

20 世纪 60 年代，文学界出现了一股新的文学浪潮，这是一次对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 - 1945 年）后世界文学发展的一种回应，文学艺术从失去意义、沉默的样子变为反抗传统文化、追求自由。这股浪潮被命名为“叛逆文学”，其作家想要突破常规，来写禁忌话题。在那段时间，女性主义文学也发展起来了，去探讨那些即便在女权运动成熟发展的时期也还不算太热的问题。女性主义文学反抗父权制权威，突破了沉默的壁垒，女性主义者觉得父权制权威阻碍女性创造力、限制女性自由，还打着文化之名对女性开展各种压迫，迫使女性被迫屈服。

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还有诸多社会文化背景的改变，女性主义叛逆文学也跟着发展起来了。女性主义和文学有着认知与历史的关联，具体出现在所谓的“女性主义文学”里，世界女性主义者借文学作品来表达自身的现实、经历，还有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所以，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不只是展现女性个人经历与专长，还很注重批判社会现状。这场女权主义社会批评运动让众多社会的文学受到影响。女权主义者对此给出的解释是：“这既体现了对知识工具的熟悉程度，也是特定情境下阅读文本及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

(ليبهان، ٢٠٠٢، صفحة ١٩٥)。加莱布·拉萨 (غالب هلسا، Ghalib Halsā, 1932—1989) 是约旦小说家，他曾在其女性小说里挺有见识的，他认为女性小说所展现的叛逆状态，竟然是我的思想价值的体现。他说道：“我通过女性小说，能体会到自己正开始学习一些自己以前就不明了的东西。” 法国有作家安妮·勒克莱尔 (Annie Leclerc, 1940-2006) 曾说过，“女性写作男人的风格，会很大损失。这会阻碍我们全面理解世界的广阔性与多样性。” (بستاني، ١٩٨٥، صفحة ١٢٢) 这是因为“男人表达理性，女性表达情感” (نضال، ٢٠١٦، صفحة ١١) 可以说，女性主义叛逆文学向男性作家传递一种信息：女性写作不受女性被强制所制定的法律和规则的限制，其主要起启蒙作用，致力于消除一些贬低女性的负面社会问题。

谁都无可否认，文学中的女性和男性，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均能更好地展现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女性小说家写女性时最能洞察女性内心世界，揭示其动荡不安的世界。不过，一部小说并非简单的由女性创作的方式就被视作女权主义。它不能凭借女性问题、部分或全部带有女权主义特征来分类，而得因为小说文本是否存在男性或女性角色来分类。所以，很多创作的小说不是所谓的女性主义小说。

社会不断发展，女性在社会里的作用愈发凸显，她们展现出自己的才华、能力与创造力，构建起自己的世界。文学，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个人生活方式与行为的鲜明且富有表现力的形象，所以，通过女权主义写作艺术，女作家写下了自己的担忧、梦想和最重要的问题，表达她们的失败与成功。不少中国与埃及的女作家皆依此原则去做。不过，她们在多大程度下能将自己的经历融入叙事小说形式，并符合叙事机制与技巧？

新一代中埃女性文学家的成长，中埃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有着重要且难以忽视的变化，女作家的性别观与写作观也不同于前辈。这是百年间中埃女性主义文学发展进程里很有深度的文学现象。中埃女性主义小说历经漫长发展，终于确立了地位，从中数不清，它们从宽阔的文坛伊始，直面现实，这要归功于中埃女性小说家，她们

的小说从多个角度揭示了女性对现实的看法。她们以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对抗社会现状，且她们公开、毫无畏惧地这样做，这是个方式。她们觉得，文学创作的主要就是打破恐惧之墙，好对抗那些限制她们在社会里角色的男性权威。所以，她们的写作尖锐且激烈，想夺回被强行夺走的地位。另外，“小说艺术”的出现对读者接受这种文学类型有帮助，中埃女作家借助小说作品产生了强烈的叛逆情感。

在后毛时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女性主义文学变化速度颇快。回顾文革刚结束时，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这小说能惊世骇俗，原因就在于它描写了一种当时的大忌：爱情，还为婚外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王安忆凭借其“三恋”系列作品（《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中的大胆笔触，一时声名鹊起，成为勇于突破禁忌的女作家先锋。严歌苓、林白、虹影等现代女性作家，越来越多地书写女性之欲、自我认知与叛逆，不再只是塑造“被压迫”形象，而是展现多元、复杂的人生，这表明她们正走向更多元、更复杂的人生。

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埃及的女性主义写作，特别是小说，其主题有很大变化。此时期的写作具有坦率与力量的特点，其反例是女性，其反对一切限制妇女运动的做法，妇女运动开始走向解放。女权主义者欲借小说创作来打破禁忌，反对父权威。(العسال، ٢٠٠٨، ص ٨٤) 这些女权主义者包括：拉蒂法·扎亚特、纳瓦尔·萨达维、拉德瓦·阿舒尔、萨尔瓦·巴克尔……以及其他埃及作家和作者，她们试图描写禁忌问题，不仅涉及妇女的自由，还涉及妇女与阻碍她们解放的一般社会和文化氛围的关系。从这一概念出发，埃及女性主义写作成为女性的一种新生力量。它借助多层次的描绘，刻画那些历经磨难、写作成为唯一寄托的女性生活状态。对纳瓦尔·埃尔·萨达维而言，写作是唯一的呼吸途径；对拉德瓦·阿舒尔来说，写作则是挑战死亡的方式。写作所呈现的生活，能令人驻足、震撼、占据心灵、引发深思、带来困惑及恐惧。

总之，受压迫妇女形象在中埃文学创作里占主导地位，这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体现出文学对苦难与人性的追问。但这种主导地位实际上揭示了女性被“固定化”与“工具化”的现象，她们往往被视作承载“问题”的实体。女性意识在提升，书写主体也更多元，所以中埃文学在不主动地把这种单一叙事突破，朝着更丰富、更真实女性形象的构建方向发展。可以说，埃及和中国的女作家，不满足只把文学里的女性形象从“受压迫”转变为“叛逆”，其“叛逆”达到了痴迷程度，只关注叛逆他们自己，林白和萨哈尔·穆吉就是那些注重塑造这种“痴迷叛逆”女性形象的中埃女作家。

### （三）相关的先前研究

与本文相关中埃先前的研究可分以下几类：

1. 中埃文学中女性形象变迁研究。例如：叶少娴的《论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变化——女性自我意识与性别角色》（《国外文学》，1996年第3期），指出女性在探索自我、建立自我时，常会遭遇诸多困难与危机。法拉·穆罕默德·赛义德在《埃及女权主义文学中女性地位变化》（《埃及通用图书管理局》，2017年第99期）指出，转型前女性经历与转型后女性创作有所不同，女性写作所体现的女性地位、世界观以及女性文学的连续变化，都体现出来了。妇女解放象征着社会的普遍解放。
2. 对林白文学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例如：唐康写的《林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探究》（《鸭绿江》，2015年第8期），目的是深入理解与认识林白文学创作中的女性形象，进而更好地体会林白小说所展现的力量。据本人了解，目前并没有关于中国作家林白及其作品的相关阿拉伯语研究。
3. 对萨哈尔·穆吉及文学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比如：哈娜·易卜拉欣·里兹克的《埃及社会中的女性与角色冲突：文学社会学研究》（坦塔大学文学院，2006年），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萨哈尔·穆吉及等埃及女作家的一些文学典范，追溯埃及职业女性所经历的各种冲突。这些典范彰显了女性表达自我情感的勇气与能力。另外，她们如今很有能力展现内心世界那些曾被禁锢的领域。

据本人所知，中国目前还未针对埃及作家萨哈尔·穆吉及其作品展开相关研究。

## 二、叛逆女性作家写叛逆女性：作者简介

### （一）中国的林白

林白（原名林白薇，1958 年），原籍广西博白，民革血总（野区），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她从武汉大学毕业。本人曾在南宁、北京及武汉等多个城市居住过。19 岁时，就开始文学创作，接着在电影、图书、新闻等行业工作。她的作品包含诗歌、小说、散文等多种体裁，有部分作品译成六种文字，被国外发表出版。她的作品多是围绕女性生命体验展开，语言质朴且富有张力，情感真挚且深刻。

林白有代表作，像《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北去来辞》这三部作品，这三部作品被叫作“女性三部曲”。林白把它当成个人创作生涯里的重要代表，觉得这是最能代表女性个体生命的感觉，还记录了女性生命里的情感、羞耻、挣扎，还有最终成长。

- 1.《一个人的战争》（1994 年）：这一小说以女性心世界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女性在社会变革里的身份认同与生存困境。
- 2.《说吧，房间》（1997 年）：描绘了一位名叫多米的女编辑，在下岗之后，积极探索自我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心路历程。林白在后记里提到，写作这部小说有自己下岗的感受，还强调“房间”只是一个人的私人空间。
- 3.《北去来辞》（2013 年）：以林白的故乡北流为背景，融合现实与虚构，呈现出时代变迁中的人们命运。林白把它视作一个“容器”，能据着无限地注入情感与故事。
- 4.《万物花开》(2011 年) 也备受关注，小说以虚拟的村庄王榨为背景，从少年大头的视角，描绘了热烈自由的村庄，以及村庄里一群热烈自由的灵魂。

5. 《妇女闲聊录》（2005 年）：这是一部触及中国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生活的珍贵长篇力作。讲述中国农村妇女中私生活混乱隐秘、男女关系错综复杂、情侣感情离恋之故的小故事。

6. 《致一九七五》（2007 年）写的，用感性的女性主义叙事，创作出这部小说。

7. 《北流》（2022 年）：以林白自传体叙述，深入拓展站字、生长情节、成长旅途中的亲朋故交。他们身在北流这个小县城，怀着对作家肉身和灵魂的怀旧，看他们悲欢离合、风雨漂泊。

另外，林白还写出了《子弹穿过苹果》、《回廊之椅》中篇小说集。

林白的诸多作品都获得了重要文学奖项，像首届“长江华语文学榜”长篇小说奖等都包含在内。她的作品被视作“先锋”和“前卫”，在当代文学里起到重要作用。

林白的作品，给读者提供了深度思考女性生命体验与社会变革的视角，这是当代文学里不可忽视的声音。其写作风格独树一帜，着重细腻刻画女性内心世界，语言平实却充满张力，情感表达真挚且深刻。她的作品突破了传统文学的局限，对身体经验、性别认同、社会变革等主题加以探索，展现出女性在现代社会里的生存状况与心理历程。

## （二）埃及的萨哈尔·穆吉

萨哈尔·穆吉 (سحر الموي، Sahar El-Mougy, 1963 年——) 是一位颇受重的埃及女权主义作家，她是该方面的名人。她成长于开罗，并在开罗大学取得了文学学位。学院英语系，现为该校英语文学与美国研究的教授。她在埃及阿拉伯世界文学与文化领域中有重要的地位。她以将女权主义问题和社会问题当作小说的一部分而闻名，经常探讨诸如自由、身份、打破对女性社会所限制等主题。她的文学生涯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正值叛逆文学的黄金时期，主要探讨女性追求自由的主题。她很专注在文学里的女性与身份问题。她

是阿拉伯世界女权文学运动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其作品涵盖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以及各类文章。她最知名长篇小说有：

1. 《诺呢》（نون، 2007 年）：由其写就的小说，这是位作家在其最著名的小说里，内容包含女性问题、自我探索以及与过去的和解。
2. 《雷哈娜小姐》（مس ریحانة）：叙述了女主人公在社会、身份认同方面经历的财政历程，以及她在一个填满刻板印象的世界里探索自我位置的过程。
3. 《条件笔记本》（دفتر أحوال）：是一部沉思文学作品，它采用个人化且人性化的叙述方式，描绘了女性的种经历。
4. 《达莉亚》（دارية، ٢٠٠٨ 年）：是作家萨哈尔·穆吉的重要作品，他在作品里对女性自由的问题展开探讨，阐述她们对父权威的反抗，还有她们在一生中一直摆脱这种权威所影响的限制。
5. 《山丘麝香》（مسك التل، ٢٠١٧ 年）：该作品将现实与幻想巧妙融合，构建了一个交相融合的世界，深刻描绘了埃及社会中女性所经历的苦难及身份认同的追寻。

1999 年，萨哈尔·穆吉凭借《达利亚》这一长篇小说，获得了沙迦女孩俱乐部奖。凭借长篇小说《诺呢》，拿奖了 2007 年卡瓦菲斯优秀奖。另外，萨哈尔·穆吉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如《梦中女士》（سيدة المنام، ١٩٩٨ 年）和《小神》（آلهة صغيرة، 2003 年）。她每周二电日，走到当地欧洲的调频节目里搞一档名为“寻觅黄金”的广播节目，主要关注青少年写作和心理学这些方面。2009 年，她与多位女性作家、学者及艺术家共同创建了一个女性主义写作工作室，命名为“我就是故事”。研讨重点为性别问题，且要关注怎样改变女性故事讲述与媒体中的常见形象。她在《今日埃及》报纸上设有每周专栏进行撰写。

萨哈尔·穆吉的作品风格多把诗意语言和现代叙事技巧相结合，打造深刻且复杂的人物形象。另外，她的作品还表明她受着女权主义思想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深远影响。

再者，可以说林白和萨哈尔·穆吉“叛逆”的价值在她们大部分小说里体现得很明显，不管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例如，部分小说文本采用诗歌语言，这试图叛逆小说的叙事风格，毕竟这种技巧可能受批评，毕竟其与小说语言不同。不过，近年来林白和萨哈尔·穆吉的作品成为文坛的焦点。她们的作品总是以“回忆”式的叙述，女性意识强烈，将女性个人体验极端化描述，讲述自我故事，还善于捕捉女性内心复杂的复杂涌动。她们的这种封闭的自我指涉写作，也引发了争议。

林白与萨哈尔·穆吉的作品，从文本、心理、文化等多个层面探讨女性问题（即自我），以艺术形式展现自古以来女性在男性（他者）手中受压迫的形象。她们触及了被视为禁忌的话题，宣示了自己对他人的叛逆以及他人的包括他人的权威的胁迫。在两位作家的笔下，女主人公跳入了现实，这违反了社会规范与法律，威胁到了她的存在，摧毁了她的生存。她们倡导打破禁忌，让女性从男性思维、父权文化所形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父权文化只把女性当作肉体，不相信她们的精神与创造力。

下面是本人要以女性主义文学社会学的论点来对林白和萨哈尔·穆吉的小说进行社会学解读，提出两个主要问题：两位作家的代表作里女性叛逆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与机制是什么？她们在小说里的女性叛逆程度的体现为多少？从而能知晓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在讨论女性问题，特别是自由和叛逆父权制权威方面所起的作用。

### 三、小说中呈现的叛逆表现和对抗机制

在准备探讨叛逆表现与对抗机制之前，我需要先明确“叛逆”这一概念。

很多哲学家、思想家觉得“叛逆”可被定义成：从重大变革以及与社会本质的关联出发，虚构出的人物在与现实运动互动时所展现的模式。根据上述定义，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C. Merton, 1944——）给出了“叛逆”的定义：即个人通过革命与反叛，拒绝社会手段和目标，寻求与社会制度所不能接受的、以取而

代之的不同目标和手段。拒绝当前的文化与社会结构，并寻求以全新的体系取而代之。(صحرأوي، ٢٠١٨، صفحة ١٨)

社会视角下，“叛逆”被定义为个体对社会现实的尝试性改变，具此者的个体性注定会失败，因为改变现实需一场社会革命或者巨大的转变。哲学里的“叛逆”这一概念指的是，个体面对自己无法战胜的强大力量所采取的反抗行为，即便屡遭失败，却仍坚持斗争。面对诅咒与诸神的愤怒，人就无选择，只能叛逆，这是人的宿命与命运，像希腊神话中传统的俄狄普斯、西弗斯、普罗米修斯、潘多拉所展现那样。(نضال، ٢٠١٦، صفحة ٢٥)

“叛逆痴迷”这一概念的操作性定义：它是指小说女主人公在面对那些指责她、不欣赏她且贬低她之人的压迫之下，所表现出的一种压抑且顺从，且软弱的状态，此种反应以叛逆的形式，与她所承受的来自周围人的压力兼容。林白、萨哈尔·穆吉的小说里，这个对人十分痴迷、叛逆的女性形象占主导地位。在她们小说里，“叛逆”是核心主题，它贯穿了主人公及其他女性的心理与行为发展，借细腻叙述，展现出女性在家庭、爱情、社会规范乃至自我认同方面的挣扎与反抗。这种叛逆行为并不总是以激烈的对抗形式出现，更常见的是表现为内心的抗拒、离家出走、沉默以及对自我存在意义的深思。女性往往通过这些叛逆的形式来彰显其追求解放的意愿。

### (一) 叛逆传统女性模式

林白与萨哈尔·穆吉的小片讲述有逆转，他们着重地呈现了女性作为妻子、母亲、家庭主妇的传统形象，这些都是社会给女性所赋予的发展角色。

在《一个人的战争》里，女主人公多米首次恋爱，她全身心地牺牲和奉献，一切的牺牲都十分单方面的，才华、情感以及孩子，以为唯有做无私的奉献与牺牲，才能具备她伟大的情怀无私的爱，可这男人却如此丑陋。多米在自卑自虐的拉扯中，而非就此堕落，却在成长的曲折中求得解脱。自卑有时也会是一种巨大动力，其力量能完善自己。

在《说吧，房间》这部作品里，主人公名为林多米，她的职业是一名女记者，就职于某报社。然而，她的生活状态并不尽如人意。她和丈夫的性生活极为不和谐，致使婚姻破裂。她认为，“我三十多岁了，女人到这个年龄，一切都不会晚，生孩子、嫁男子生孩子，一切就定下来了。最初显现为汪水般流一生，每一个点都可能发光... ..”(林白, 2020, 页 33)

在《北去来辞》这部作品里，女主人公柳海红展现出一种隐性的叛逆，作为小说中最典型的“叛逆者”形象，其叛逆行为并不直接显露。青年时期，她被动进入婚姻，对生活一直有种难以言说的厌倦。她没被完全“逃脱”婚姻，却以“精神的离开”来抗议现状。

在《达莉亚》这部作品中，达莉亚首次经历了恋爱与结婚的历程，她以全身心投入和无私奉献，几乎是对所有人的牺牲，而她的丈夫赛义夫则代表了一种具有固执传统观念的东方男性，他在一家公司担任会计工作，仅与数字打交道。“达莉亚与赛义夫的关系愈发差了。从起始之初，就明显可知，该男子和这个女人毫无联系。他从事数字相关领域的工作。他亦可运用数字生活。 $1+1=2$ ，一个理智的人都会否认这个事实。她无法用自己的观点来反驳他，无法用平常、无感情的声音说她相信  $1+1=1$ 。”(الموجي, 2009, 页 9) “在婚姻的前几年，她始终处于不断道歉的状态。她对除去不了赫勒万水泥厂和采石场的污垢进行道歉。她对未能清除赫勒万水泥厂及采石场污垢表示致歉。她为放太多盐挨着道对。她和同事的笑声甚是好笑。她始终道歉并不断改进自己。她开始借助数字逻辑对达里娅予以评判。结果往为负面。”(الموجي, 2009, 页 10) 达里娅和丈夫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直至她想表达自己的自由，拒绝丈夫对她的限制，这对她自由方面的限制。她决定选自己所认为对自己生活更有利的事。

在《诺呢》里，无论是有半埃及血统的多利亚，还是中产阶级的埃及裔巴勒斯坦人，还是自由无拘无束的诺拉，女主人公的生活

都依赖男人，而叛逆现实、摆脱刻板印象、“沙丁鱼罐头”在某些方面是必要的，因为女性总要一个男人，可这个男人并不存在。

在《山丘麝香》里，虽然文化和虚构时代有别，可作者还是挑了一些人物来描写，像生活在 19 世纪的《呼啸山庄》女主角凯瑟琳·恩肖、生活在 20 世纪的纳吉布·马福兹“三部曲”女主角阿米娜夫人，还有来自 21 世纪的女孩精神病医生玛丽亚姆。作者主要关注的是对这三个女性的描绘，包括她们的崩溃与抑郁状态，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她们如何重塑生活。阿米娜曾一生都把丈夫当作唯一生命，她曾是人生里都对丈夫听命的妻子。当她在赛伦特之家开始生活后，就开阔了思维，当她突破自身思维的限制，感受到自己在生活和思想的界限之外有思想、有生活、有世界时，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女人。能够说，阿米娜是我们能想象出的，最不可能化身为这样人的。作者给了她以不同方式出现的机会，而非像马福兹三部曲中所见的那样天真。

## （二）从身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身体解放这一问题，是林白与萨哈尔·穆吉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她们展现了女性的成长历程，并有意识探索了女性的内在世界，涉及身体的声音及潜意识层面。从这个角度讲，她们的不被解放的女性形象是这一小说所展现的内容，她们是叛逆自身软弱者，克服自我的恐惧，借解放自身，以决心与意志继续自己的旅程。两位作者对传统文化在身体隐匿和压抑方面进行了挑战，强调身体在个体经验里的重要性。这既是对个体身体经验的呈现，也是对社会文化对身体的控制与压迫予以反思。

在《一个人的战争》里，多米一直拥有着一一种生活冒险的勇气。她的朋友南丹，无条件地对她的行为好，这让多米有诸多满足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身自卑，她学会打扮自己，学会做一个更迷人的女人，学会享受生活，学会更快乐。此外，在强奸事件中，多米也表现得异常坚强。

在《说吧，房间》林多米在遭遇失业与生活困境后，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体，关注自己身体，欣赏其线条、变化，进而接受并喜爱

自己每一部分。甚至梦想在阳光下展示腹部，以此象征对自我身体的全新认同。正如她所言，“我既爱我的身体，也爱我的大脑，既爱我的大脑，更爱我的心灵，我爱我的意志与激情，我爱我对自己的爱，自爱真是一个无比美好的词，就像一种奇妙的精神大麻，完全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林白, 2020, 页 139)她这一段独白表明对身体保持认同，珍视自爱，觉得自爱是改变世界看法的力量。

在《北去来辞》里，身体解放是贯穿全书的重要主题之一，通过女主角柳海红的经历得以体现。柳海红的经历始于她离开南方，抵达北京之时。在陌生的城市里，她经历着孤独与自我探索。在和史道良的关系里，海红展现出对身体的自主性，她不是以性来交换条件，而是把它当作自我表达的一部分。这种态度表现出她挑战传统性别角色，也体现了她对自我身体有掌控。

在《达莉亚》这部作品里，达莉亚通过重新投身芭蕾舞，开启了其身体解放的历程。对她而言，芭蕾舞象征着自由与内心的隐秘世界。“达莉亚身体动了起来，跟着节拍跳舞，她右转、左转，跳起来，又跳到空中，双脚张开，把它们到一边。她以舞姿释放，腿间轻抬，驱散周遭的魂灵，身体重压于地面。她跳舞，扔掉思想的浪费，弃之不用，并扔上它，将其摧毁。她跳舞、跳跃且踢踏。达莉亚脸上沾了滚烫的汗水。她的手臂与腿都垂至地面。汗水将她冲刷而去，带走了愤怒与悲伤的阴霾。”(الموجي, 2009, 页 71)

在《诺呢》里，女主人公，特别是诺拉，拥有的是不正当关系，这似乎很平常，这样的关系反而与埃及社会的常态不符，读者难以与她们互动，也难以产生同情。但显然，这种行为极具特色，是作者刻意为之，旨在呈现与“沙丁鱼罐头居民”截然不同的模型。

### (三) 对写作的执着

在《一个人的战争》里，多米是从小失去父亲的孩子，她缺少安全感，把对别人的兴趣迁移到对自身小世界的关注，学习和写诗是她唯一能被认可且能获得成就感的地方。多米因自卑而奋发，致力于展现自身特长，勤奋读书并创作诗歌。

在《北去来辞》这部作品里，柳海红因童年时期缺乏关爱，尝试通过诗歌抒发内心情感，并运用文字来重塑自我，以此向“沉默女性的命运”发起挑战。

在《达莉亚》里，达里娅把写作当作自我塑造的一种方式。她把艺术当作叛逆表现、抵抗痛苦的一种方式。达里娅把舞蹈当作一种强调人之本色的艺术语言，带给人喜悦，让人体会到自身的实在。对她而言，写作是一种变革行为，她的生活因此变得积极。她由恐惧、压迫与屈服阶段转变为行动、革命和叛逆阶段。她有了坚实的立足根基，还有个保护和鼓励之人的父亲。写诗与重返学校，如同生命之线上的重要节点。

在《山丘麝香》里，玛丽亚姆是精神病医生，经历诸多个人创伤，患抑郁症和孤独症，从被严厉母亲抚养成长，到失去爱人、丈夫，最后才终丧，她最近的恋爱关系难堪。她将日常话语抛弃，生活在一个充满幻觉与妄想的天地，她想象着马福兹“三部曲”里的阿米娜以及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等文学人物。与其他文学人物的互动，让玛丽亚姆找到了治愈及自我和解的方法。该小说阐释了文学与想象力在应对心理创伤及身份重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 四、对当代中埃女性困境的思考

经上述分析可知，林白与萨哈尔·穆吉的若干小说主要描绘了女性遭遇的生存困境及内在的挣扎。在她们笔下，叛逆的观念引发诸多回应，有不同的含义，她们借此体现当代中埃女性的困境。她们向女性的命运、情感，还向日常生活投以更多关注，揭示出女性的隐秘世界，叙述语言极具弹性，不过，问题还在于，叙述只是为呈现一个过程，不倒是。女性对叛逆的痴迷所引发的后果，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在《说吧，房间》里，求职时，多米除却调整心态以温顺又妥协的态度，按照男性眼光与标准装扮自己、寻求世俗“关系”，却仍未成功。最后，多米寻得工作又回家了。不过，等待她更为深的困境。她知晓扣病重消息后，内心焦急至极。另外，她正遭遇失业

的困境，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并对未来充满不安。绝望之际，她努力寻出路，可现实却屡次击垮她。

在《北去来辞》里，柳海红童年缺关爱，青春期满是压抑与挣扎。她对诗歌有着热爱，渴望着浪漫爱情，可在现实中感到焦躁与无力。在婚姻里，她会选择走支持，心理上往难以收起日渐衰老的丈夫。柳海红对身份与女性角色提出质疑时，她想做个“传统妻子”，却在现实中找不到真正自由的位置。

在《达莉亚》里，达莉亚逃往另一个男人，她似知半晓，决心独自出去穿梭世界，却发现自己在第一个弯道就迷失了方向。

在《诺呢》里，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有友谊，他们因探索自己而走到一起，这种探索是由对社会的疏离感、痛苦的失落感所致，这使得他们变得脆弱、恐惧。莎拉在感情方面缺乏安全感，胡萨姆感情缺失，多尼亚缺乏飞翔自由精神。诺拉的问题在于寻求安全感和个人问题，她对自身有何种程度有所不知。最后，他们的命运还未定下，这体现出生活具有开放性，也体现了对自我不断进行探索。结局未给出最终的解决办法或者明确的答案，而是给读者留了问题，让其思索身份、灵性和自由等概念。

总体而言，无边界的自由等同于迷失方向。两位作家所写的女性，看似在男性社会里如鱼得水，实则却深陷自我，被男人欺骗、抛弃。她们出走之后，又选择了回归。

## 五、结论

确实，叛逆女性已成为当代中埃文学中较为普遍的原型。林白与萨哈尔·穆吉所描绘的女性反叛精神，已臻痴迷之境。她们想凭借几种叛逆形式来强化解放方面的表现，体现出女性在困境里的坚韧和成长。但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跟风。两位作家借文字描绘出只有女性的“房间”，暗中觉醒的自我意识在黑暗中流动，可遗憾的是，因清醒而无路可走，悲鸣。“她们的小说是，揭示出一种厚重的惆怅，它包含着充满抒情、浪漫且微妙的细节展现，可它们却深植根在中埃女性所面对的冰冷现实当中。两位作家运用内心独白和意识流，让我们看到女性在面对生活压力、家庭责任和自我追求时的复杂情感，还有她们对过去的怀念、对现实的无奈以及对未来的

憧憬，这些情感交织，构建起立体且丰满的寻找灵魂的女性形象。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一) 作品、专著

1. 林白.(2020).《说吧, 房间》.上海文艺出版社.
2. 林白.(2013).《北去来辞》.北京出版社.
3. 李建中.(2009 年).《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4. 林白.(2004).《一个人的战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5. 童庆炳.(2004 年).《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6. 陆海明.(1994 年).《中国文学批评方法探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二) 期刊文献、学位论文、研究报告

1. 史静.(2024 年 36 期). 走向开阔——从《北去来辞》看林白的创作转变. 青年文学家.
2. 行超.(2023 年 02 期). 故事的开始——重读林白《一个人的战争》. 小说评论.
3. 杨文静.(2022 年 04 期). 凝视与反凝视: 性别视域下的女性形象解读. 世界文学研究.
4. 江南.(2016 年 06 期). 林白小说语言的诗性特征及其修辞风格成因. 平顶山学院学报.
5. 项静.(2016 年 02 期). 经验与书写: 一个人的总结——林白论. 当代作家评论.
6. 何琳.(2015). 地域文化视野下的林白小说研究. 广西大学.
7. 唐康.(2015 年第 8 期).《林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探究》. 鸭绿江.
8. 寇鹏程.(2011 年 01 期). 中国文学作品人物“身体形象”的变迁.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9. 瓮彦彦.(2008). 写作与飞翔——论林白小说的审美倾向. 中南民族大学.
10. 施战军.(2005 年 01 期). 让他者的声息切近我们的心灵生活——林白《妇女闲聊录》与今日文学的一种路向. 当代作家评论.
11. 李晓红.(1998 年 02 期). 性别与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的创作. 厦门大学学报.
12. 叶少娴.(1996 年第 3 期).《论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改变——女性自我意识与性别角色》. 国外文学.

### 二、阿拉伯文参考文献:

١. أحمد أمين. (2017). النقد الأدبي. مؤسسة هنداوي.
٢. إسماعيل مطهر. (2000). في النقد الأدبي وكالة الصحافة العربية.
٣. جيل لبيهان. (٢٠٠٢). النسوية والأدب. (أحمد الشامي، المترجمون) القاهرة: المجلس الأعلى للثقافة.
٤. حليلة صحراوي. (٢٠١٨). التمرد المدرسي لدى التلاميذ المقبلين على اجتياز شهادة البكالوريا. الجزائر: جامعة سعيدة مولاي الطاهر.
٥. زينب العسال. (٢٠٠٨). النقد النسائي للأدب القصصي في مصر. الهيئة المصرية العامة للكتاب.
٦. سحر الموجي. (٢٠٠٨). نون. دار الشروق.
٧. سحر الموجي. (٢٠٠٩). دارية. دار الشروق.
٨. سحر الموجي. (٢٠١٧). مسك التل. دار الشروق.
٩. شيماء شنواي. (٢٠١٩). "سحر الموجي: «مسك التل» رواية الأصعب.. وأفضل النهايات المفتوحة". الشروق.
١٠. فرح محمد سعيد. (2017). تغيير مكانة المرأة في الأدب النسائي المصري. الهيئة المصرية العامة للكتاب(٩٩).
١١. كارمن بستانوي. (١٩٨٥). الرواية النسوية الفرنسية: رونيه نيري بطلة التناهي. مجلة الفكر العربي المعاصر، ٣٤، ١٢٢-١٢٥.
١٢. محمد الصادق. (٢٠١٩). "سحر الموجي: «مسك التل» تغيير مصير ٣ نساء". جريدة الجريدة الكويتية.

١٣. محمد غنيمي هلال. (1997). النقد الأدبي الحديث. نهضة مصر.
١٤. نزيه أبو نضال. (٢٠١٦). تمرد الانثى: رواية المرأة العربية وبيلوغرافيا الرواية النسوية العربية (١٨٨٥ - ٢٠٠٤). وزارة الثقافة عمان.
١٥. هناء إبراهيم رزق. (2006). المرأة وصراع الأدوار في المجتمع المصري: دراسة في علم اجتماع الأدب بكلية الآداب بجامعة طنطا.